

“丑女人”现象： 美国当代小说的一种倾向

王 诺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美国当代小说里有不少丑女人形象。这种一反传统的丑女人小说之深刻用意在于：颠覆男权社会的女性美标准和女性美审美传统，昭示新女性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摆脱被艺术品化、被玩赏之屈辱地位的意志；表达她们拒绝凭借美貌去吸引男人，进而赢得社会赞许和社会地位的勇气；传达她们坚持依靠开发女性内在潜力而自立于社会，从而获得真正的男女平等的信念。

[关键词] 丑女人；女性美标准；女性美审美传统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2007)04-0047-04

Phenomenon of Ugly Woman

—A Kind of Trend of American Contemporary Novel

WANG Nuo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ugly women images in American contemporary novels. The profound intention of this counter-traditional ugly woman novel lies in: subverting the criterion and the aesthetic tradition of female beauty in man right's society, showing the intention that new female get off the status being regarded as artistic work; expressing their courage which they refuse to rely on the beautiful appearance to attract the man, then win social commending and the social position; transmitting the faith of depending upon developing the feminine intrinsic potential to support oneself in the society, thus obtain the genuine equality of the sexes.

Key words ugly woman; criterion of female beauty; the aesthetic tradition of female beauty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美国小说家用“丑女人”作主人公。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

以美丽的女性作女主人公是西方文学（可能也是整个世界文学）的一个传统。像《简爱》那样明确地指出女主人公不美、难看的文学名著，只是极个别的例外。美国学者夏洛特·赖特在她的新著《不美甚至丑陋的简爱们：丑女人在美国当代小说中兴起》（2000年）里，简略考察了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文学的主要作品，进而惊讶地发现：那众多的女主人公，无论是好女人还是坏女人，无论是母亲、女儿还是情人，居然没有一个是美丽的！^{[1](p.3)} 赖特的判定可能有点绝对，但例外的确实不多。传统文学并非没有塑造过丑女人形象，有些丑女人甚至堪称著名文学形象，如巴尔扎克塑造的贝姨。但是，传统文学的丑女形象罕有作为主人公并被正面描写

的，而且那些丑女对男权社会的女性美标准乃至整个女性观毫无冲击力。沃利塔斯基在她的专著《女人的画像：文学中的丑女传统——从童话和民间故事到17世纪戏剧》里概括得好：“纵观文学发展，丑女形象作为个体，没有对男权社会构成任何威胁。她缺少美貌去诱惑男人堕落，仅此而已，她自己并没有争取和获得任何政治的或社会的权利。于是，她要么被作家用来表现对生活的一种担心和恐惧，要么被当成那些有魅力的诱惑者、那些红颜祸水们的道德楷模。”^{[2](p.8)}

当代美国出现的丑女人小说，与传统小说涉及丑女人的作品不同。这不仅在于今日的丑女人许多都是女主角，而且还在于渲染她们的丑有着深刻的用意。

将丑陋与女人联系在一起并在文学作品中突出描写和表现丑女人，是对男性审美意识的颠覆，是对男权社会不公平、不合理的女性美标准和女性美审美传统的反

[收稿日期] 2007-04-06

叛。丑女人及其创造者就是要用无比之丑来向男性宣言：她们不接受“美丽就是女人的一切”、“女性美是男人眼里的美”、“女人的美是吸引男性注意力的美”、“美之于女人，就意味着肤浅”等观点，她们宁可丑陋，宁可让男人一看就想逃，也要反男性审美之道而行之。

吕贝卡·格尔德斯坦的小说《黑妹》的主人公海达几乎全无人通常所说的性魅力。6英尺2英寸（约1.9米）的大个子，乳房却小得像刚刚发育、还无需戴胸罩的少女，而那张大脸庞，看上去下半部全是颧骨，上半部全是头盖骨^{[3](p.7-14)}。

在莎拉·波德的四本很受欢迎的小说里，每本都有一个丑女人作中心人物。《男友学校》的主人公格蕾琴对自己的外貌是这样描述的：“我的肿眼泡被浓重的眼影和染眉包围。我面带菜色而且皱纹累累。我的头发并没有因为油腻而紧贴着头皮，反而可怕地犄角一般地兀立起来。我的衬衫前面的纽扣绷开了，因而不仅胸罩带子露在外面而且几乎整个胸罩都外露着。”我的鼻子“太尖”，眉毛“像小猎兔犬的那样”，我的皮肤“和豆芽菜一样灰白无血色”，我的“屁股总在摇晃”，而我的乳房竟“荒唐地变成香蕉那样的形状”^{[4](p.50-51)}。《妈咪俱乐部》的女主人公特鲁迪则是这番模样：鼻子小得像“纽扣”，“以至于她不得不将厕所的卫生纸搓成一个小卷才能清理它”，“婴儿般稀疏的南瓜色的头发被风吹得东倒西歪”。与形象成鲜明对比的是，她的声音却极其尖锐高亢。和许多当代小说里的丑女人一样，特鲁迪也能够坦然正视自己的丑陋，她对其相貌的自我评价是：属于“人见人逃的那种”^{[5](pp.20-30)}。

看得出，这样的写法带有很明显的逆反特征，也就是说，她们无论如何也要走向与男性的审美观相对立的极端不可。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非理性的选择。逆反心理和逆反行为本身就有非理性的因子。事实上，尽管传统的、带有男权色彩的女性美审美观有其自身缺陷和不合理、不公正之处，但至少部分地反应了所有人（男人和女人）的审美天性和审美特征；因此，若将其完全否定和抛弃，那至少是部分地否定和抛弃了人的爱美天性和审美习性。

不过，对多数作家来说，这样一种矫枉过正的写法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写不仅可以对男性的审美传统和男人的美女标准进行归谬，突显其荒谬、霸道和性别歧视；而且还能够借此昭示新女性的一种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摆脱被艺术品化、被玩赏的屈辱地位。看看下面这些女性批评家的精辟分析，我们也许会对塑造丑女人的用意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赖特指出，传统文学“对男性外貌的描写远不如对女性外貌的描写，这是因为人们认为决定男人成功与失败的是他的行为，对其行为好坏的判断比对其外貌美丑的判定更有意义。而对女人，我相信情况则正好相反，她的成功与其姣好的外貌有密切关系，一般说来，女人的美貌加上适应性和被动性造就了她的成功。事实上，我们经常看到，女人越是主动积极地确立她自己的生活目标，她就越容易被视为丑陋的、讨厌的、不自爱自

重的。”^{[6](p.10-11)}北卡罗来那州的两位心理学家尤德莱和埃克兰德的一项研究可视为赖特这段论述的佐证。该研究显示，迄今为止，女性进入上层社会、获得巨额收入的主要方式（指多数女人所采用的方式），仍然是依靠婚嫁，而在这方面，外貌吸引力强的美女有着压倒性的绝对优势。这说明，即使在今日的美国，女性从整体上看，还是男性的附属^{[7](p.44)}。

芭芭拉·沃克尔在《干瘪皱皮的老太婆：上了年纪的女人、智慧的女人和有权利的女人》一书里说：大凡“敢于挑战男权统治的女人，通常要被称为丑陋的女人——意思是没有性吸引力的女人——纵使她们的外貌与此完全无关。”^{[8](p.139)}芭芭拉还极其言道，古往今来，人们大多这样认为：“如果一个男人年纪大、丑陋但有聪明才智，他就是个智者；如果一个女人年纪大、丑陋但有聪明才智，那她一定是个女巫。”^{[8](p.122)}

娜奥米·沃尔夫在她声名显赫的《美貌神话：美貌怎样被用来对付女人》一书里指出：“男权文化使女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形成了一种成见，即必须去适应这种美貌神话，把自己变得‘美丽而无知’（beauty-without-intelligence）或者‘博学而丑陋’（intelligence-without-beauty）。女人可以在思想和身体之间任选一个，但绝不能两者兼得。……在这种美貌神话中，男权文化想象出、并同时拥有了两类女人，却又使任何一类女人有所得必有所失，永远不能全赢。由此，男权文化获得了最大的幸福。”^{[9](pp.59-60)}

著名女性批评家弗格森在她的《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一书里，依照男性审美观和男权女性观将女人分成7个等级：母亲，妻子，情妇诱惑者，性对象（主要指职业妓女），贵夫人，受过教育的女性和老处女。值得注意的是，她把受过教育的女性（the Educated Woman）也就是有知识、有思想的女性排在倒数第二位！而且，弗格森还指出，在上述7类女人当中，只有3类女人可以不讲究外貌美——妻子、老处女和受过教育的女人。弗格森要突出强调是：受过教育的女性、知识渊博的女性、高学历的女性在男性心目中是何等的地位低下！^{[10](p.12-15)}

由此看来，女性的美与丑早已远远超出了美学范畴，它关乎社会公正，关乎人类平等，关乎女性解放和女性自立。正因为如此，当代美国小说里的不少丑女人特别反感男性把自己的审美标准强加于她们。洛莲·莫尔的小说《你也丑》的女主人公卓·汉德里克斯是个中年、单身、相貌平平的历史学教授，而且还是系主任。她很少与男人约会，因为约会总令她失望：那些男人老是企图证实她化妆和穿戴独特是为了使她在他眼里“显得漂亮一点”，老是顽强地用他们的女性美观念来理解女人^{[11](p.67-90)}。也正因为如此，不少丑女人干脆拒绝美容和修饰化妆。在西比尔·詹姆斯的小说《斯托特妈妈历险记》里，女主人公“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剃她腿上的体毛了”，以至那两条毛茸茸的东西看上去完全不像女人的腿^{[12](p.6)}。萨拉·波德的小说《罗迪奥的处女》对这一点表现得更清楚。当女主人公索尼娅的男友希望她将发型改成一种他认为更有吸引力的样式时，索尼娅立刻愤怒

了：“你是让我把自己弄成一个花枝招展的诱惑男人的陷阱？……我绝不会把猎获男人当作自己生活的中心大事。我还有更远的理想。……吸引男人注意的欲望，使无数女人变成了男人的奴隶。这种欲望比强加于我们的任何神话危害都要大。”^{[13](p.101)}

索尼亚的愤愤之言让我们意识到塑造丑女人形象的另一层用意：不再把追求外貌美当作女人唯一的头等大事，不再依靠美貌去吸引男人、进而赢得社会赞许和社会地位；而要依靠对女性内在潜力的开发自立于社会，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男权社会的美女标准以及男性对女性美的欣赏、推崇、奖励和占有，给女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将许多女人诱导甚至逼上了一条为美貌而生存的异化之路。心理学家乔安娜·露斯在其调查报告里披露，“即使对容貌姣好的女人来说，镜子也是焦虑的集中点，而不是令人满意的自我陶醉的汇聚点。”男权社会的女性美标准和对女性美的不公平的苛求，带给女人的主要是对不能更美丽的焦虑和对失去美丽的恐惧——她们清楚地知道男人所看重的那种美，是很容易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流失的^{[14](p.111)}。女性主义批评家娜奥米·沃尔夫也给出了一系列统计数字：“十个男人中间只有一个对自己的身体强烈地不满意，而强烈不满于自己身体的女人却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一”。另一个数字是，“参加减肥计划的百分之九十五是女性，其中不少人根本算不上肥胖”^{[15](p.94)}。

美丽和追求美丽，对女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和生活负担。美女和想成为美女的女人需要不断地接受来自外部的肯定和欣赏，如果一段时间没有了这类肯定和欣赏，她们就会失去自信，她们就会更加投入地美化自己。渐渐地，重新赢得他人的正面评价并保持住这种评价，就变成了美女和追求美丽的女人生存的首要任务，她们不会再花很多时间去关注美丽之外的更有意义、更有内涵的生活，她们也没那么多精力去管那么多。“她们的生活和行为逐渐被限制在与保持美好形象有关的事情上，留住美丽成了她们生活下去的动力。她们一遍又一遍地看镜子，一遍又一遍地举起吹风机，一遍又一遍地抹唇膏、涂眼影、拔眉毛、刮腿毛，目的是让别人接受和称赞。”^{[16](p.121)}与之相反，丑女因为彻底失去了美的竞争资格，于是也就最彻底地摆脱了这种负担，于是也就有了条件和精力去开发自身内在的潜能，去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去争取和捍卫女性应得的权利。正如女性主义批评家们所说的那样，“恰恰是失去了性的魅力，促使丑女人去开发自我潜力，去创造社会价值。”^{[17](p.52)}丑女们更容易打破男权“文化对女性人体美所设定的限制，从而获得发展个性所需的社会的或象征的自由”^{[18](p.337)}。

芭芭拉·莱克斯的小说《丑女孩》的主人公爱娃的人生经历就印证了这一点。爱娃从小就丑，小时候她最常听见妈妈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从没见到她比今天早上更丑”。日复一日的“今天”过去了，爱娃丑貌依旧。然而，她并没有退缩到羞耻的壳里，靠逃避现实逃避他人来保护自己。相反，她却较容易地摆脱了许多女孩深

深陷入的“从求美的渴望到更美的追求再到害怕失去美的恐惧”这样一个怪圈，全神贯注于她所干的其他事情上，并且不做得最好绝不罢休。她着装前卫而大胆，她做了一个从未有人做过的发型，她是所有舞厅跳舞跳得最棒的女孩……只要她一出现，她所属的那个生活圈子里所有青年男女都会驻足侧目，她得到许多人的尊重，而绝不仅仅是男人不怀好意的关注。谈起人生境遇的这种变化，爱娃深有感触地说：“慢慢地，慢慢地，那个曾经困扰我的丑陋形象淡化了，我成为我想成为的我，带着点趾高气扬，但里面有着真正值得骄傲的东西。”^{[19](p.86)}

在艾丽斯·沃克的名作《紫色》里，西莉亚的丈夫是这样看她的：“你有什么？你丑陋。你瘦得皮包骨一样。你是个女人吗？该死的，你什么也不是！”西莉亚的回答令人想起弱小、不美的简爱：“我就是黑，我也许就是丑陋，也许不堪入目。……但是，这就是我！”凶狠无情的丈夫没有吓倒她，悲剧性的命运没有使她屈服，西莉亚要掌握自己的生活^{[20](pp.213-214)}。

不过，要真正做到不看重外貌美，对女人来说绝非易事，数千年男权社会的潜移默化已经在女性潜意识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所以女性批评家卡洛琳·黑尔布伦才感叹：“要让女人轻视她的容貌并跳出美容怪圈，需要极大的勇气”^{[21](p.54)}。所以小说家凯瑟琳·邓恩才借人物的口，在《丑角的爱》里对所有女人发出了这样的忠告：

你是否尝试了所有的方法，是不是？……吃药，注射，催眠，节食，运动，所有方法。因为你要美丽？……因为你觉得只要你美丽了你就会幸福？……因为只要你美丽人家就会爱你？而且，如果人家爱你，你就会幸福？真的会幸福？……或者如果人家不爱你，你就真的不幸福？别人不爱你，那不是你的错！可怜的姑娘，可怜，你这可怜的姑娘。

你不要去想节食！你想吃就吃！你不要去想苗条！你不要去想美丽！你不要去想让别人爱上你！你要知道的只有一条：你是对的！那才会给你带来安宁！……

就因为你看上去不像时髦的明星，你就要把你整个人生弄得苦难重重？你愿意？

电影，广告，商店里的时装，医生的告诫，以及你走在大街上眼睛所看到的一切全都对你说：你这儿不妥那儿不对，那样你会幸福吗？不，你不会。你绝对不会幸福。因为，你相信了他们，唯独没有相信自己！^{[22](pp.177-178)}

这些发自肺腑又震撼人心的告诫，值得所有女性深思。

在不少作家们的笔下，女人之丑往往意味着男性化(mankle)。丑女人常常具有男人的粗犷、肮脏、残酷甚至兽性，同时也获得了通常只有男人才具有的能力或权力。

在安·毕蒂哀的小说《海尔·哈迪和惊人的动物般的女人》里，格罗莉亚是一个大个子。头特别的大、肩特别的宽，一副标准的男性“倒三角”体形。作品写道：

“她要是男人的话，这种形体会让人感到舒服些”^{[23] (p. 98)}。

艾丽斯·沃克的小说《她的甜蜜的杰洛米》不仅描写了丑女人外在的“男性化”，而且侧重表现了她在家庭地位方面的“男性化”——主人公华盛顿太太像极了传统小说里粗暴、嫉妒、占有欲强烈的大丈夫：她虽然丑，却很有钱，于是便很容易地“娶”了个年轻英俊但没多少钱的男人作丈夫——“她的甜蜜的杰洛米”，并把他看成自己的又一笔财产。婚后，她开始担心丈夫有外遇，意识到有一个漂亮丈夫虽能满足虚荣心，但却很不安全。华盛顿太太自己也很清楚，她吸引这个漂亮男人的不是自己的身材外貌——“高大而不灵活的身体，突出的骨节以及橡胶一般厚实的皮肤”。她带着斧头、手枪和尖刀去寻找勾引自己丈夫的女人，要与其决斗，却一无所获，回到家里气得发疯。悠闲地坐在沙发上看书的杰洛米从他的书后面打量着这个可怜的妒火中烧的妻子，觉得她变得更加丑陋了：“原本结实的大块头变得松弛了。她的眼睛充血，神情狂野。她的头发油腻腻的，沾满了绒毛和头屑。她的体味更加难闻，嘴里的，腋下的，其他地方的……”^{[24] (pp. 204-210)}。小说尽情调侃了传统的大丈夫，同时也流露出女性对彻底改变其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渴望。

艾丽斯·沃克的另一本小说《日常生活的价值》，则侧重表现了丑女人能够像男人一样应付生活中的所有艰难。小说里的母亲是个长相很丑的、“骨节突出的大个子，有着一双干男人活的粗糙的大手”，但她对自己的丑陋不仅不自卑而且还很自豪：“我能像男人一样毫不动情地杀死并清理干净一头猪。我身上的脂肪使我在零度的天气里不觉得冷。我可以在室外干一整天活，包括破冰取水。我把刚宰杀完还冒着热气的猪肉放在篝火上烤烤就吃。有一年冬天，我用大锤对准一头小公牛的两眼之间猛击过去，一下子就干掉了它，而且还在天黑之前把牛肉切成条挂好，让寒风把它们冻硬。”^{[25] (p. 304)}

这样的描写让读者很难确认：这究竟是对男性的反讽，还是对女性独立自主的生活及其能力的赞扬。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断定的，那就是：丑女人宁愿丑陋难看也要像男人一样自立；宁愿像男人一样粗糙粗野、失去女性的温柔细腻，也要独立处理生活里的一切事物，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是女人做不了的事情。一句话，丑女人还是争取男女平等的象征。这也许是丑女人形象创造者的又一层用意。

尽管女权运动和女性文学已经越来越壮大地走过了几十年的里程，尽管当今美国小说里出现了越来越多貌丑的女主人公，但应当看到，女性解放的征程依旧十分漫长。赖特近乎悲哀地指出，“放眼当今的大众文化，还不是和以前一样，美女云集，处处可见，被用来兜售一切东西——从摩托车到爱国主义。出售美丽，或借助美

丽出售 (selling beauty and selling with beauty)，二者相得益彰。”^{[26] (p. 117)}现实生活说明了文学的女性探索和女性的文学探索尚需继续努力，同时也表明了这些探索的价值和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Charlotte M. Wright: *Plain and Ugly Janes: The Rise of the Ugly Woman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 Garland, 2000.
- [2] Margaret Gaffney Wolitasky: *Portrait of Lady: A Study of the Ugly Woman Tradition in Literature from Fairy Tales and Folk Tales to Seventeenth Century Drama*, UMI, 1992.
- [3] Rebecca Goldstein: *The Dark Sister*, Viking, 1991.
- [4] Sarah Bird: *The Boyfriend School*, Pocket Books, 1989.
- [5] Sarah Bird: *The Mommy Club*, Laurel/Dell, 1991.
- [6] Charlotte M. Wright: *Plain and Ugly Janes: The Rise of the Ugly Woman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 Garland, 2000.
- [7] J. Richard Udry & Bruce K. Eckland: *Being Ugly*, Omni (June 1985).
- [8] Barbara G. Walker: *The Crone: Woman of Age, Wisdom and Power*, Harper & Row, 1988.
- [9] Naomi Wolf: *The Beauty Myth: How Images of Beauty Are Used Against Women*, William Morrow, 1991.
- [10] Mary Anne Ferguson: *Images of Women in Literature*, Houghton Mifflin, 1986.
- [11] Lorie Moore: *You're Ugly, Too. Like Life*, Knopf, 1990.
- [12] Sibyl James: *The Adventures of Stout Mama*, Papier-Mache Press, 1993.
- [13] Sarah Bird: *Virgin of the Rodeo*, Doubleday, 1993.
- [14] Joanna Russ: *How to Suppress Women's Writing*,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3.
- [15] Naomi Wolf: *The Beauty Myth: How Images of Beauty Are Used Against Women*, William Morrow, 1991.
- [16] Charlotte M. Wright: *Plain and Ugly Janes: The Rise of the Ugly Woman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 Garland, 2000.
- [17] Carolyn Heilbrun: *Writing a Woman's Life*, Ballantine, 1988.
- [18] Linda Kraus Worley: *The Body, Beauty, and Women: The Ugly Heroine in Stories by Therese Huber and Gabriele Reuter*, *The German Quarterly* 64 (Summer 1991).
- [19] Barbara Rex: *Ugly Girl*, W. W. Norton, 1982.
- [21] Carolyn Heilbrun: *Writing a Woman's Life*, Ballantine, 1988.
- [22] Katherine Dunn: *Geek Love*, Knopf, 1989.
- [23] Ann Beattie: "Hale Hardy and the Amazing Animal Woman", *Distortions*, Favcett, 1979.
- [24] Alice Walker: *Her Sweet Jerome*, in Mary Anne Ferguson (ed.): *Images of Women in Literature*, 2d ed., Houghton Mifflin, 1977.
- [25] Alice Walker: *Everyday Use*, in *Black-Eyed Susans/Midnight Birds: Stories By and About Black Women*, ed. Mary Helen Washington, Anchor, 1990.
- [26] Charlotte M. Wright: *Plain and Ugly Janes: The Rise of the Ugly Woman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 Garland, 2000.

(作者系厦门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王洪军]